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

刘小枫 ● 主编



[德] 弗兰克 (Manfred Frank) ● 著

浪漫派的将来之神

——新神话学讲稿

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

李双志 ● 译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浪漫派的将来之神

——新神话学讲稿

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

[德] 弗兰克 (Manfred Frank) ● 著

李双志 ●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学讲稿/(德)弗兰克
(Frank, M.)著;李双志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2011.3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7825-8

I. ①浪… II. ①弗…②李… III. ①信仰—研究
IV. ①B0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2595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Manfred Frank, *Der kommende Gott. 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 I. Teil.*

Copyright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82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Suhrkamp Verlag GmbH & Co. KG,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0-107 号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浪漫派的将来之神——新神话学讲稿

(德) 弗兰克 著

李双志 译

责任编辑 万 骏

美术编辑 吴正亚

责任制作 肖梅兰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ecnup.taobao.com>

印 刷 者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4.2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7825-8/B·571

定 价 48.0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985第三期“古典诗学”项目成果

“基督教与古典传统”出版说明

基督教并非西方文明传统中的原始宗教，而是从古希腊宗教—罗马宗教—犹太教等民族政制宗教的母体中孕生出来的普世宗教。基督教成为政制性宗教以后，孕生基督教的古希腊罗马宗教成了所谓“异教”，基督教与“异教”的交融及其内在冲突便构成了西方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因。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是基督教的西方，现代性是基督教文化的结果——但我们不能无视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现代西方文化发端于“异教”文化的复兴（所谓“文艺复兴”）。从马基雅维利、培根、霍布斯到尼采，基于“异教”思想立场对基督教的攻击逐渐从隐秘走向了公开。尼采把现代启蒙哲人诊断为病入膏肓的病人，因为他们在“充斥着机密和压抑的空气”中不断编织“无比丑恶的阴谋之网”（《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 14 节，周虹译文）——但尼采同时也指出，现代启蒙哲人的普世博爱看似源于基督教宣扬的爱心，其实来自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堆：

我们的科学信仰的基础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信仰，就连我们现在的这些认知者，我们这些无神论者和反形而上学

者,就连我们的火也是取之于那由千年的古老信仰点燃的火堆。(《论道德的谱系》,第三章 24 节,周虹译文)

基督教与古希腊—罗马古典传统的关系,因此是西方思想史上的枢纽性问题。本丛编旨在积累两类文献:一,历代基督教神学要著(教父时期、中古时期、近代和现代),这些论著与古希腊罗马的古典传统或多或少有这样或那样的关系;二,西方学界近百年来的研究成果。编译者期望这套丛编有助于我国学界的基督教思想史研究进入西方大传统纵深,搞清基督教与古典传统之间复杂的思想关系。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乙组

2005 年 5 月

中译本说明

本书作者是政治思想史家,以研究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政治思想著称,先后任教于瑞士日内瓦大学哲学系和德国图宾根大学哲学系。上世纪 70 年代末,作者在图宾根大学作了题为 *Der kommende Gott* (正在到来之神)——副题为“关于新神话学的系列讲座”(Vorlesungen über die Neue Mythologie),剖析启蒙运动以后德国思想界中出现的新神话观念的政治含义及其与古希腊宗教的关系,堪称 20 世纪后半期为数不多的著名学术讲座之一。启蒙运动高标“理性”精神,由此引出的对抗性反应则是高标“神话”精神,因此,以“理性精神”来标示现代精神是片面的,“神话”精神同样是现代精神的标志。

系列讲座共 11 讲。第一讲讨论“神话”在现代文学、哲学中的复兴及其与古希腊思想的关系;第二讲讨论当代思想家(布卢门伯格、柯拉科夫斯基等)的神话解释;第三讲讨论 19 世纪思想家克罗伊采(F. Creuzer)、巴霍芬(J. J. Bachofen)、尼采神话学说的性质及其思想史含义;第四讲分析 19 世纪的新神话学说与启蒙运动的关系;第五讲集中论析赫尔德莫立新神话学的尝试;第六讲讨论德国早期浪漫派思想家如何追随赫尔德力图建立

“新神话学”，指出其思想动因是批判现代的国家思想，具体分析
了“新神话学”构想与费希特—康德—霍布斯的关系；第七讲分
析新神话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莱辛、诺瓦利斯、施莱格尔、谢
林、马克思、巴德尔）等人思想中的新神话因素及其与政治乌托
邦的关系；第八讲讨论法国早期社会主义者如何将新神话学的
浪漫观念政治化以及瓦格纳的新神话戏剧创作；第九讲从“隐微
宗教”与“显白宗教”（Esoterische und exoterische Religion）的
区分入手，分析狄俄尼索斯神对黑格尔、谢林、荷尔德林的影响，
尤其解释了荷尔德林的著名诗作《面包和酒》与狄俄尼索斯神的
关系。

原书注释为书末尾注，今按中文版式悉改为当页脚注。第
十一讲中好些注释太长，因中文排式要求，部分内容移到了正文
中，请需要检核原文的读者留意标注的注释页码。

刘小枫

2010年10月于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目 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1

第一讲 引入主题 /1

第二讲 神话的现存性 /47

第三讲 初步尝试定义“神话” /81

第四讲 再次尝试定义“神话” /122

第五讲 赫尔德重新倡导神话 /140

第六讲 早期浪漫派中赫尔德的继承者 /175

第七讲 浪漫派关于新神话的理念 /216

第八讲 新神话理念的政治化 /254

第九讲 神秘宗教与公开宗教 /289

第十讲 狄俄尼索斯与基督混为一体 /342

第十一讲 基督与狄俄尼索斯合一的进一步例证 /372

第一讲 引入主题

[提要]引入主题；艺术与社会中的神话复兴之现实性；浪漫派的狄俄尼索斯及其古典来源；未来之神或者反启蒙运动

[9]文学学^①总是一再尝试着证明就过去文本所提出的问题有其现实性(Aktualität)。就现实性的概念而言,这样做往往不无道理;因为那些具有现实性的,恰恰是冲击或激发我们的思考、忧虑和幻想从而与此时此地的我们息息相关的。然而,激荡的力量包含着问题,而这问题很少是自今日始;毋宁说,我们能意识到某件事物成为问题,就在于某件一早交付于我们的事物现在——在某些特别的状况下——无可避免地逼迫我们表明态度。由此现实性就指向了一段先前史,一段我们在当下还必须追究,其解决还有待未来的先前史。要求将先前时期的文学调适于我们的时代,这样的呼声显然就具有上述特点,即在阅读先人的文学时,一旦我们如人所说感同身受,似乎就有某种未被逾

① [译按]德语中的 Literaturwissenschaft 指研究文学的学科,不等于英美教育体系里的 literature theory(德语中有 Literaturtheorie 与之对应),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倾向,也不是简单的作品研究,暂且译为文学学。

越之物出现,同时我们也意识到,这一事物植根于我们与历史的根源性关联,自出现之后便一刻不停地对我们发出疑问。

我尤其想到的是这样一种现象,多年来,它仅在文学创作中显形,最近却成了我们的现实文化和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这即是热衷于追问不限于艺术也包括我们的社会生活本身在内的神话之维(mythische Dimension),以及在普遍意义上的宗教之维(religiöse Dimension)。如果你们在最近几年、最近几个月里浏览过重要报纸的周末文艺副刊,你们就会在文化批评栏目下越来越频繁地遇到一个主题,即讨论对神话与宗教意义关联的评价和重建,其讨论范围从社会生活本身直到电影。我所说的社会生活本身(vom sozialen Leben),指的是这个社会体(die Gesellschaft),即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成员相互关系的总和,它在日趋抱怨自己遭遇的所谓“意义危机”,而且借用了宗教语言中的范畴。在这里缺少的据说是一种终极的约束力,是政治[10]尤其西方工业国家中的政治可以依靠、并以此来具备对其公民的代表性的约束力。对危机的单纯管理完全不触及这个维度;之所以如此,(众所周知)是因为政治管理事务遵循一定的行动规则,它属于战略行动领域,将一种我们人类在普遍情况和特殊情况下应该如何的社会性一致模式作为前提。如果这种一致已经成为不可见的了,或者(在更糟糕的情况下)那种已经具有自主性的、从事管理与统治的官僚机制使这种一致失去了效力,那么就会形成研究社会的理论家们所称的共同体的正当性危机(eine Legitimationskrise des Gemeinwesens)。有了危机之后,这个共同体还会运转(很长时间),而且有时还运转得相当不错,就像一个得到恰当照料的机器一样;但是它不会再考虑追求意义,不会再为身处其中的公民树立抉择的标准了;换言之,管理机制、政府机构和经济运转通过一种最高设计摆脱了控制,

在这种设计下,社会成员被统一为一种“普遍意志”(der allgemeine Wille),随后这种意志将被体验为对个人充满敌意,而且无法为他所理解,在极端情况下甚至给他带来毁灭性的厄运,其“价值”和“意义”在完全日常化的理解中再也无法让人觉得明朗。——恰恰在这点上可以看到那多次出现的逃离社会的现象之根源,有的逃入宗教密宗,在那里其成员至少可以在小范围里体验到自己置身于紧密的联合体(也即教区团体)中;或者也有向毒品逃遁的,毒品同样可以借助神志的昏迷和沉醉,获得类似体验,即使只是在幻觉中;或者也有逃向所有异类世界的,这些世界的共同之处通过以上这些少许提示便可以猜到。

在当今的“意义危机”中,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比报纸上说到的要古老。可以推测,它与我刚刚大致勾勒过的社会结构一样古老。就我所知,(所有后续的讲座还将尝试着逐步论证这个观点)德意志浪漫派(die deutsche Romantik)^①是近代第一个这样的历史时期,这时,人们将国家和社会的异化(Entfremdung)问题(也即“沟通制度”[System der Mittel]与公民的意义诉求问题)描述为正当性缺失问题,并以宗教的术语展开论述。[11]当浪漫主义者探究“神话”时,他们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如下问题:在神话的传承过程中,到底进行着(他们如此自问)什么样的一种社会行为?他们给出的回答是:神话(和宗教的世界图景)乃是从一个最高价值出发来认证一个社会的存在和构造。我们可

① [译按]德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出现于1871年,之前的 Deutschland 或者 deutsch 覆盖范围大于后来政治意义上的德国,故将1871年之前的 deutsch 译为德意志的;Deutschland 译为德意志领土或者德意志境内。对于 Romantik,国内学界一直在翻译上有争议。“主义”作为后缀确实有一定问题,因为浪漫主义不同于共产主义之类有明确的思想政治纲领,也有人建议用浪漫派,但是文中这个词不仅仅指人,也指历史时期和文学史现象,所以本书有时也译为“浪漫派”。

以将此称为神话的沟通功能,因为它以社会成员之间的沟通和他们的价值信念的融洽(甚或:统一)为目的。

我想对这一功能(只是暂时地)做点解释。只要神话不是被当作失去生命力的教养点缀而流传,它的功效或者功效之一便是树立标准,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如何为社会制度中的生活关联证明其正当性。这一点通过古典时期^①的神话叙事可以得到说明:在这些叙事中,一个存在于自然或者人间之物与神圣的世界有关联,并且因这种关联而得到确立(begründet)。这里的“确立”是指:由其推衍而成,但不是自然科学中那种简单的起因关系,而是一种确证(Rechtfertigung)。“确证某物”(正如浪漫主义者喜欢说的),或者“认证某物”指的是:将该物与一种价值相连,这种价值在人群中间应该是无可争议的。而在人群(人的集体 Population)中间无可争议的,说极端一点,只会是被视为神圣的——也即那被视为不可诬蔑,无处不在和无所不能的。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神话的证明功能。在公元前 6 世纪,从色雷斯传入了一种狂野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中,“疯狂的女子”(被称为酒神的女信徒[Bakchen]、或 Mainaden 或者 Thyiaden)^②在春天来临的深夜回到覆盖着白雪的高山上朝圣,在路上将野兽撕碎吞下。这是在历史上被确认的事实。一开始,这种“野蛮的习俗”遭到了当地希腊宗教的迫害;也就是说,它的正当性受到质疑。欧里庇德斯(Euripides)最后的一部悲剧《酒神的伴侣》(Bakchen)讲述的就是这个习俗。这部悲剧充分展示出一个神话是如何发挥证明作用的:《酒神的伴侣》讲述道,那些狂女受到了她们的神——那被她们称为狄俄尼索斯(Dionysos)的

① [译按]指古希腊、古罗马时期。

② [校按]Bakchen 源于希腊文 *βακχνη*, Mainaden 源于希腊文 *μαινάδες*, Thyiaden 源于希腊文 *θυιάδες*,这三个希腊语词的含义都是“酒神的女信徒、疯狂的女人。”

神——的召唤,每个春天要到山顶上,作为狄俄尼索斯的乳母出席那里上演的他在一个摇篮里的(再度)出生。[12]由于这一叙事将这个习俗追溯到了一个神,这个习俗从此就得到了确证,取得了社会正当性;神话的沟通功能无非就是进行这种确证。狄俄尼索斯宗教也由此而成。在随后几个世纪中,它一度排挤了希腊人的奥林匹亚神话;狄俄尼索斯成了“诸神中至上者”,而一些希腊教区的教民几经曲折,在伯利恒的马厩中那位上帝之子身上,又看到了他们神话中超凡脱俗的狄俄尼索斯。

我选狄俄尼索斯崇拜为例,不是偶然的;因为古典时代的诸神中,除他之外再没有谁得到早期浪漫主义者如此的钟爱(这一钟爱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得到沿袭)。这在我看来出于两个动因。其一,早期浪漫主义者的时代(这个时代更适于被看作有信仰的启蒙[*die glaubende Aufklärung*]趋于完结的时代)与欧里庇得斯的希腊有着不仅仅限于表面的联系:在这两个时代,宗教的世界图景(*das religiöse Weltbild*)在理性主义思想的砍伐下瓦解破碎;狄俄尼索斯的崇拜却俨然成为了唯一可以延续的宗教之希望,历经诡辩智术师的危机而不倒。因为狄俄尼索斯早在欧里庇得斯那儿(这也是我试图指出的狄俄尼索斯文化复兴的第二个动因)就已经是“新的”或者“将来的神”:它是未来之神(*Zukunft-Gott*),位于一个神话进程的终点上,它在存在依靠理性来定向的条件下,为后代保存着宗教之希望的基质。

尼采在写于 1871 年的《悲剧的起源》中正是如此来解释狄俄尼索斯现象的:这是在自我确证失败导致的绝望下,对已经变得摇晃不定(或者更贴切点:踉跄将倒)的理智的一种救赎。按照尼采的观点,“狄俄尼索斯精神”在欧洲历史上有两次挽救了理智,使其免于虚无主义——一次在古希腊诡辩智术师的末期,一次是欧洲启蒙运动的末期(体现在狄俄尼索斯的艺术[音乐])

上)。“虚无主义”指的就是启蒙进程的内在目标,在现代时期(Neuzeit)^①这一目标的曙光会渐渐展露。当上帝/神^②作为超感官根基和所有现实事物的目标死去之后,当超感官的世界丧失了它的约束力尤其是它的庇护力之后,[13]那么就空无一物(nichts)足以让人类依凭并且以之为自己定向了。这一空无蔓延开来。“空无”(Nichts)这一词意味着:一种超感官根基的缺失。启蒙了的理智曾向这一根基提出过批判性的疑问:它将何物承载于自身;回答是:空无一物;它——经光明鉴照,以理性观之——以超感官的世界承载于自身的是空无一物。如此下去,虚无主义,“所有来客中最令人惊悚的一位”就站在了门前。^③

而且这种状况并非始自于如下时代,即尼采将上帝之死定义为现代(die Moderne)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核心问题,并且将其作为宿命之问送与所有后续出现的哲学、意识形态和艺术作品的时代,而是始于18、19世纪之交。是浪漫派为狄俄尼索斯(在欧洲启蒙运动的神话批判者相信他们已经最终给予了这个迷醉而纵欲的神通行证之后)预备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复兴,并且支持了这个复兴,他们希望借此克服理性化带来的意义危机。荷尔德林,我们在日后还将专门探讨其诗化的神话叙事,他在一首著名的诉歌(Elegie)中提到了狄俄尼索斯,19世纪仿佛也就借此

① [译按]为了区别 Neuzeit 与 Moderne,将前者译为“现代时期”,后者译为“现代”。

② [译按]本书中所用的 Gott 是泛指意义上的神,既包括了基督教的上帝,也包括了古希腊的神,而且两者之间有转换关系,所以一般通译为神。

③ 参看 Martin Heidegger,《尼采之言“上帝死了”》(Nietzsches Wort “Gott ist tot”),见 Holzwege, Ffm., 1950, 页 193 等;尼采文集(Nietzsche, Werke, Karl Schlechta 编, München, 1969)卷 II, 页 126—128、页 205, 编号 343;卷 III, 页 881。[译按]后文简写为:“尼文”。

宣告了狄俄尼索斯这位“将来之神”的登场。^①我们将看到,荷尔德林此举并不是因为其古典化的立场,也不是要达到古典化效果;不是因为狄俄尼索斯——这个不在奥林匹斯之列的色雷斯神,它在希腊的本土神中是一个迟到者,而是因为狄俄尼索斯的到来(字面翻译即降临[Advent]^②)是一个事件,这一事件也被当作是未来会在现实中发生的。这一种理念有其原因,这也是我想在这一组讲座中逐步阐明的;这些原因,你们将看到,并不仅仅是文学史性质的:高层政治与低层政治,德国政治与欧洲政治对于神的降临都怀着或好或坏的期待;有的人希望的主要是以这位神的归来为代表的一种“宗教的复兴”——这种复兴在其堕落的形式上有《20 世纪的神话》^③这样臭名昭著的明证;有的人与上述情况虽然并非截然不同,但多少有点差别,他们在期待所谓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神的降临时,期待的是一种征服,征服那曾经以宗教为方向而如今却追求灵魂生活中的“深夜层面”的欲望。[14]浪漫派的自然哲学家舒伯特(Gotthilf Heinrich Schubert)认为,狄俄尼索斯式地恣意追求自我毁灭与界限突

① 荷尔德林全集(*Friedrich Hölderlins Sämtliche Werke = Große Stuttgarter Ausgabe*, hg. von Friedrich Beissner, Tübingen, 1946ff.)卷II, 页91, 参见页54, 此后文中引为“荷全”。——“将来的”(或者“新”以及“异邦”)这一加在狄俄尼索斯前的定语在浪漫派之后的文学中保留了下来:不仅仅是谢林,在布克哈特、尼采、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 *Werke in 2 Bd.*, Düsseldorf & München, 1976, 卷I, 页420、333、279等多处)或者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第5章)等的著作中多有所见。

② [译按]Advent与德语中的Ankunft恰好是相同的构词法,都是“到来、来临”的意思,前者在德语中专指基督的降世。

③ Robert Musil, 9卷本全集(*Gesammelte Werke, in 9 Bd.*, Adolf Frise 编, Reinbek, 1978), 卷8、页1145及卷7、页845。后文简写为:穆全。此外参看M. Frank, 对根基的寻找《论穆齐尔神话学中的认识批判》(*Auf der Suche nach einem Grund. Über den Umschlag von Erkenntniskritik in Mythologie bei Musil*), 见K. H. Bohrer 编, *Mythos und Moderne*, Ffm. 1983。

破,是植根于这种欲求的^①;对于启蒙运动对神的远离或者(如同荷尔德林所称的)诸神之夜来说,这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黑夜式修正。因为在浪漫派的神话学中,确实只有狄俄尼索斯和基督(后者类似于赫拉克里特,是酒神在基督教中的同胞兄弟)以献出面包与酒的形式,经诸神被离弃的深夜而幸存:

因为,在若干岁月之前,我们觉得那已相隔久远的时间里,
他们所有那得受生命之惠的都飞升,
当我父将他的脸转开,不再朝向人类,
而大地之上哀伤泛起,这本是理所应当,
当最后一个宁静的天才现身,带着天国的
安慰,宣告白日的结束随后消失,
为了预示他已来过而还将再度
来临,天国的合唱者留下了若干馈赠,
对此,我们作为人,如同往常,足以感到欢欣,
因为以圣灵得到欢欣,那比众人宏大者在人之中
将太过宏大,尚且,尚且还缺乏强者可领受至高的
欢愉,但是毕竟有某些感激静静绵延。
面包是大地的果实,却受到过光的恩惠,
而从播放雷霆的神那里有酒的欢愉来临。
因此我们同时也思念众天神,他们本来
曾经在此,他们将在适合的时间归来,
因此他们,诸歌者也穆然地歌颂那酒神
而在那老者耳中这歌颂也并无虚荣。^②

① G. H. Schubert,《纵观自然科学中的深夜面》(*Ansichten von der Nachtseite der Naturwissenschaft*, Dresden, 1808),页 69—81。

② 荷全,卷 II, 页 94, 参看页 125 等。